

城市印象

凌晨四点的城市

■李 晓

凌晨4点的城市，有谁同我打量过它的容颜，倾听过它的呼吸？

那个时候的城市还处于昏沉睡意中，但晨风里已有了鸟儿的啁啾。鸟总比人醒来得早，毕竟，它们用爪子紧抓着树木睡觉还是件很辛苦的事。

与鸟一同醒来的，有我认识的老曹，他今年57岁了，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唰、唰、唰”，凌晨4点，我站在马路边的梧桐树下，听见老曹清扫马路的声音。他用的是一把竹扫帚，那是他乡下的亲戚谭老大扎的。所以我总感觉老曹拿扫帚在城里扫地时发出的声音，

仿佛乡下竹林间掀起的一阵风，这风的气息也把我的肺叶舒缓地打开。

我刚认识老曹时，并不敢正眼瞧他。他额头下有一颗痣，痣上窜出几根招眼的鬃毛，让我总觉得心里有点堵。不过后来看惯了，才发觉他也是蛮温和的。老曹打扫完那一段马路后，还要回家伺候老母亲——他老母亲83岁那年瘫痪在床，之后还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老母亲有时认不得儿子了，唤老曹为“五儿”。老母亲一辈子生养了7个孩子，她的皮囊而今看上去如老树皮一样松垮破裂，让人感觉仿佛都是那些孩子把一个母亲的气血全部掏空了。五儿其实是老曹的

一个弟弟，17岁那年患病走了。老母亲唤老曹“五儿”时，哆嗦着拉住老曹的手，浑浊的目光里似乎有了五儿转动的身影。秋天的一个早晨，我看见老曹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马路缓缓行走，银杏叶簌簌地落在母子俩身上，远远望去，如在秋色里披了一件温暖的金黄外衣。

有时，我也会在凌晨4点早早醒来，仔细端详静谧中的城市。从窗台望出去，一列火车正穿过江面上的铁路大桥，车窗内的灯火依稀可见。我猜想那火车里也许亦有人趴在窗台边，凝望着仍处于沉沉夜色中的大地。我曾在一部老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凌晨的老火车喘息着穿过夜色中由于

被覆上了霜而微微发白的大地，在火车窗口，一个男人正痴痴望着一张黑白照片上蓄着刘海的短发女子，那是他痴恋着的女子。画面又切换到灰蒙蒙夜色

中的城市，小房子里的石英钟滴滴答答响着，那个短发女子也还没睡，她走出屋子站在树下，踮起脚尖远望，轻盈的身影像原野上引颈张望的梅花鹿。凌晨的火车，突然之间好像加了速，朝着思念之人的方向驶去。

我所在城市的机场，候机大厅在凌晨4点已经有了人气，准备启程乘坐第一趟航班的乘客，部分已经早早来到了大厅，他们还可以坐在大厅椅子上短短地打上一个盹。有一次，我凌晨送人到机场，看见大厅里一个穿风衣的高大男子与身旁的女子突然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之后那女子独自走开，在

一旁吃起了面包，边吃边掉泪，或许是因为生气而故意吃得太猛，嘴角沾满了面包屑。男子默默走过去，用柔软的白纸轻轻擦拭着女子的脸，随后，女子娇嗔地靠在了男子的肩头。有时谅解与和睦，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我想像着每日最早的航班里，两个相爱之人偎依着，在飞机上穿过霞光万丈的云层；想起大地上那么多曾经有过的难堪与争吵，在这时空流转之中，也会像深蓝的天空一样悠远地荡漾开去。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我们都微小如草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云淡风轻地感受时光和人生。

凌晨4点的城市里，生命喜悦地奔跑而来又无声离去。去年春天，我的一个朋友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凌晨4点16分，一个新生命在啼哭声中来到世间，体重3.45公斤。那天凌晨，我一直陪在这个朋友身边。他又做爸爸了，很是兴奋，在走廊里一气做了20多个俯卧撑来平息心中的激动。当我下楼时，看到一辆推车正推着一个裹着白布单的逝者进入太平间，一个体态瘦弱的女子被人扶着，耷拉着头走在后面。看她那虚弱无力的步态，仿佛全身的骨头与筋都被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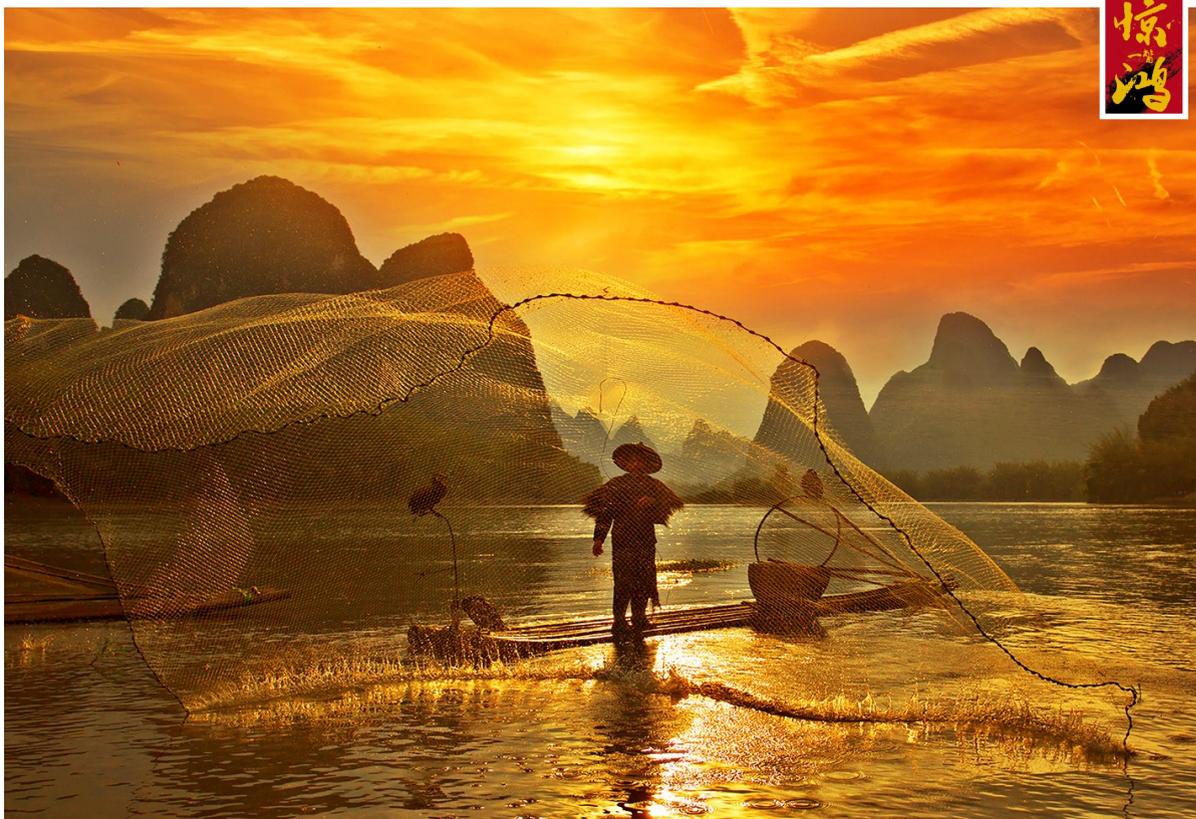
凌晨4点的城市里，还有我那常常早起的83岁的父亲。父亲磨磨蹭蹭起了床，母亲也配合着起了床，到了他们这个年纪，老炉子燃得都呈现出灰色的疲态了。父亲觉少了，半夜也睁着眼怀着旧，凌晨时分坐在屁股上有了几个洞的藤椅上，等早上邮递员送来报纸再一个字一个字慢慢阅读。他从不尝试用手机上网，他坚信，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才是准确可信的。

凌晨4点，我睁开眼，看了看身旁熟睡的妻，柔情蜜意涌上心头，想对她说：“醒来时是那么爱你。”

凌晨4点的城市，静静见证了无数个淡淡的故事，收纳了多少细腻朴实的情感啊！

晚霞渔歌

汤青摄



日子

做母亲看电视的“弹幕”

■马海霞

母亲又看着电视睡着了，半躺在沙发上，头往后仰，张着嘴发出微鼾声。我放下手机，轻手轻脚走过去，关了电视，然后拍醒母亲，让她到床上躺下睡。母亲睁开眼，说：“哎呀，眯了一会儿，我再看会儿电视。”说完示意我将电视重新打开。

我吐槽道：“现在好的电视剧不多，您都看睡着了。”母亲说：“什么好不好的，就像你们玩手机一样，消磨时间罢了。我年龄大了，睡觉早了的话，夜里醒得早。”父亲去世后，电视成了母亲的私人专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买了第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在我们住的那片儿地方，我家买

电视机最早，一到傍晚，邻居们都聚到我家看电视。父亲早就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摆好板凳，沏好茶水，等待邻居到来。

那时电视机只能收一个台，我们那片儿还经常停电，有时电视播到精彩处就突然黑屏了。即便电视时常断断续续，也丝毫不影响大家看电视的热情。人们边看边议论剧情，看到精彩处鼓掌叫好，看到气愤处恨不得抄起板凳砸电视，但又知道电视机万万砸不得，于是将愤怒化作一片叹息声。性子急脾气的邻居，大有飞起一脚踢死坏人的架势，但因隔着屏幕够不着，只好用拳头狠捶自己。真是电视内外都是戏。

每天看完了电视剧，大家

还要再议论会儿剧情再散场，第二天见面，还是议论昨晚电视剧的事儿。男女老幼话题都因一部电视剧而高度统一了。

后来，家家都买上了电视机，我家的“小剧场”也只剩下我们一家五口人了，终于可以坐在屋子里看电视了。我从小嗓门大，看电视喜欢“现场解说”，大哥给我起了个外号“小宋世雄”。但我这个“小宋世雄”却不喜欢看体育节目，两个哥哥皆是体育迷，我抢台抢不过他俩，只好跟着看，因为看不懂所以也不再“解说”。这下子便轮到大哥当解说员，他边看边给我讲，渐渐使我的体育知识丰富了不少，我对体育节目也喜爱起来了。

父亲其实也喜欢看体育节目，但他在看电视选台方面一直

保持中立。这看似公平，其实暗地助长了两个哥哥独霸电视的胆量。母亲深知其中缘由，也就随大流，看哪个台都可以。

两个哥哥结婚后，家里的电视才轮到我说算了。父母觉得好便看会儿，不想看就休息去了。

手机普及后，家里电视只有母亲在看，本是迎来了大好形势，可母亲反而不好好看电视了。侄女说：“奶奶是开着电视睡觉。”我和同事们聊起此事，大家众口一致：老人大都如此。

唯独艳姐说，她婆婆精神好着呢，看电视从不打盹儿。问其原因，艳姐解释说，公公去世后，婆婆搬来她家住，婆婆性格内向，平时不爱说话，艳姐怕老人家孤独，每天晚上吃完饭后便打开电视，调出婆婆喜欢

看的电视剧或电影，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看边做婆婆的“弹幕”，逗得婆婆笑声不断。艳姐平时和她婆婆在家也经常谈论电视剧，婆婆不喜欢说家长里短的事儿，但一谈起电视剧便打开了话匣子。

艳姐婆婆看电视不瞌睡的缘故，原来是艳姐及家人将看电视升级成了家庭“弹幕”讨论，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人到老年需要的是子女陪伴，而不只是电视机的陪伴。那天回到家，我也放下手机，和母亲一起看电视，我和母亲边看边聊剧情，母亲开心地笑道：“‘小宋世雄’又回来了。”

嘿，来了就不走了！母亲已老，我得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好好陪伴，不留遗憾。